

畅·销·欧·美·百·年 首·次·登·陆·内·地
让 孩 子 爱 上 阅 读 的 欧 美 经 典 文 学

每个孩子都 应该知道的 世界经典名著

*Famous Stories
Every Child Should Know*

〔美〕汉密尔顿·莱特·梅彼◎编著
缪文双◎编译

每个孩子都应该知道的 世界经典名著

Famous Stories Every Child Should Know

(美)汉密尔顿·莱特·梅彼 / 编著
缪文双 / 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个孩子都应该知道的世界经典名著 / (美) 梅彼编著 ; 缪文双编译 . — 合肥 : 安徽人民出版社 , 2013.6
(让孩子爱上阅读的欧美经典文学)
ISBN 978-7-212-06614-7

I . ①每… II . ①梅… ②缪… III .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5061 号

每个孩子都应该知道的世界经典名著

作 者 | (美) 汉密尔顿·莱特·梅彼
译 者 | 缪文双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吴迪 程琳
责任编辑 | 胡俊生
责任印制 | 刘银
装帧设计 | 零三二五艺术设计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1000 1/16
印 张 | 15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6614-7
定 价 | 30.00 元



引言

这本书里汇集的故事不同于本系列的《传奇》一书，因为这些故事并非基于史实改编（只有一个故事例外）；它们不同于《神话》一书，因为这些故事并未倾向于拟人化或解释自然力量的存在；它们更不同于《童话》，因为这些故事不会塑造出非人类的故事角色。尽管在《一个小男孩儿的星星梦》、《水之精灵》和《雪人儿》这些故事里充满了对幻想世界的描述，但这些描述并不是将现实生活诗意图化，以便“迎合想象和心灵的需求”。在该系列《童话》一书的介绍中，将那些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人们世世代代给孩子重复讲述并将继续讲述下去的故事描绘成“对人们自由、快乐的想象的记载，让人们忘却苦痛的获得自由强大幸福的精神慰藉；让邪不胜正，让伤痛平复；击败低劣；褒奖耐心和美德；赐予真爱幸福；让黑暗的力量永远臣服在伟人的控制下，甚至连传教士也臣服于伟人。”而这本书《名著》中的故事更像是来自于经历和经验，贴近于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事件。

在上一个时代，当伟大的科学及振奋人心的发明占领了主流思维，为人类展示了过去从未奢望过的强大力量时，很多人预测诗歌和虚构故事的时代将一去不返，大家认为人们应该学习并了解事实，并从那时所谓的真实中获得灵感启发。调查研究的成果和实验取得的成就是如此伟大和引人注目，于是古老的、关于想象和幻想的文学仿佛和炼金术、星





相学和锁子甲一样，已经结束了它们时代的使命。

在那科研成绩硕果累累的年代，对未来的畅想还不及现实里发生的一半那么好，电力的运用，即使是出于最家常和实用的目的，也已经和魔术师的梦想一样神奇伟大。无形的仆人在为我们服务，他们比天才还强大、比精灵还灵活；世界是环形这一理论早已被证实，但那是人们非常有理由相信不久的未来信息能通过空气的传播环绕地球。习惯让我们忘记追寻事情的来龙去脉，平日拿起电话，我们并没有惊讶于它的神奇，正如我们从相距甚远的杂货商和禽商那里预订早餐一样习以为常。发电机产生的能量能够将美妙的音符传送到距离发电站非常遥远的人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音乐是由电弧产生的。

科学思维主导下的人们的对未来的期待，已经被过去几年中伟大的发明应用所淹没。但诗歌和浪漫并未消亡；相反，由于人们有了更广泛的兴趣和觉醒，它们才在写作舞台上史无前例的活跃。在那个机械天才或动力能源成就辈出的年代，小说的流传和阅读比以往更广泛更饥渴。而那个时代的诗歌，其新奇与生动的程度，已通过报纸的流传变成了跨文化的共同兴趣所在。

人类天生爱读故事；即使这种热情在某个阶段被减弱，或被其他表达形式的热情替代，彼时这种热情又会卷土重来，人们又会开始渴求在人类发展最原始阶段就代代相传流传影响的需求。部落民族、甚至也野蛮人也会同最有文化的人一样对虚构故事充满热情。

人类的精神世界不可能只有事实存在，就如同人不能光靠吃白面包过活，每个人都有除肉体需求以外的精神需求。尽管许多公正无私力量强大的先辈多次教导我们，只能去相信那些我们清楚认知并理解的事物，换句话说，就是遵守常识的规则，常识的含义就是对实际的事物和情况的清晰见解及实际处理。如果真的一切都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进行，人生将无比简单，但这样的简单也将那些存在与人类脑海中最美好的、人们最渴望最想投入的精神世界隔离开来。如果我们能将务实进行到底，我



们应该追寻纯粹的肉体满足和精神空虚。但我们的精神世界不让我们如此；一旦精神世界被忽视，它们就将呐喊着反抗常识和理智带来的压迫。我们需要可供呼吸的空气，可供伸展的空间，需要唇边的语言、手边的工作以及一扇用来四十五度角仰望星空的天窗。如果让人们只靠事实生存，就像让一个人埋头工作却不让他看到他在什么土地上工作一样无稽。

人们对阅读的热爱源于灵魂深处中一种激情的表达，这激情体现在世事无常中对生命秩序的追寻，体现在生命舞台上演员的尊严，体现在拥有一个能让人们基于本能、让心灵追随着对激情、行动和对未知的探险空间。人们通过阅读发现了他们在现实中不能获得的机会和经历，而人们坚持认为人生如戏，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而最有趣的冲突和悲剧跟特定的性格和情感血脉相连、密不可分。

正如对权力的滥用说明政府不可信任，或贪食降低了食物的健康性和必要性一样，小说的不完整、不真实、低俗和不道德降低了它的价值和尊严。尽管想象力并不是唯一的要素，但是未来的读者一定会认可其在众多元素中的首要地位。就像人们常说的一样，小说并非只为今天的读者而创作，而是作为一种伟大的长期的文学作品形式而存在。

因此，当孩子出生，面对人类世界时，是否需要阅读小说或故事的问题就被解答，我们到底应当给他们读什么小说。孩子阅读量过多是不好的，这既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同时也会损害心智的活力，孩子会跟随大人们的潮流，阅读一些浪费他们时间精力、效果不好的故事。孩子需要食物，家长们经常不会精心挑选，而是把手边觉得有益的、符合大人喜好的食物给他们，如果没有，就提供更好的。所有正常的妈妈都会为孩子提供完整的饮食，然而面对孩子的想象力，许多父母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孩子身体的成长被看重，而心智的成长则被忽略。

正如食物、玩具、游戏、游乐园一样，孩子们同样需要能够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读物。同样的，就像选择食物一样，这些读物应当为孩子





精心准备，不仅要看重质量同时也要看到内容是否适应。许多好的故事并不适合孩子，他们缺乏能够完整理解内容的生活经历，同时，孩子自身强制的理解会带来对生活理解的不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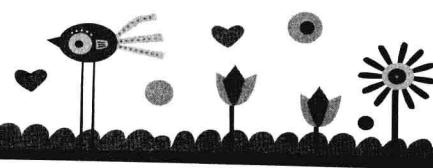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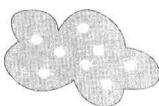
给孩子的读物应当是积极向上、架构清晰、语言优美，包含客观生活的多个方面的。而那些对生活的审视，病态的或者异常的故事不应该出现在孩子身边。同时，关于中庸的、伪善的、情绪化的和不真实的故事也应当从孩子的读书计划中去除。甚至一些打着专门为孩子创作的劣质肤浅的每一页都是不真实的书籍也不应当给孩子读。只给孩子提供专门为他们所处年龄段写的书同样是不明智的，这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在聚餐时说些“合时宜”的话，但是让他们多接触一些现实比让他们在大人的闲聊中听到关于时事的只言片语更加有教育意义。事实上，有很多完整的有意思的读物是针对孩子的。

本书收集的名著是从众多材料来源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因为根据编辑的经验，这些文章文字扎实，立意完整，并且包含了各种风格，谈论了许多事情，非常有趣。作者不仅希望通过这些文章为孩子们提供阅读的资料，而且想通过它们告诉家长什么样的书适合孩子。

汉密尔顿·莱特·梅彼

目录 CONTENTS

001	一个小孩儿的星星梦 查尔斯·狄更斯 著
005	黑心兄弟 约翰·罗斯金 著
038	雪人儿：孩童的奇迹 纳撒尼尔·霍桑 著
052	水之精灵 弗里德里希·巴龙·德拉莫特·富凯 著
116	路得的故事 选自《路得记》
122	人面巨石 纳撒尼尔·霍桑 著
138	没有国家的人 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 著
161	纽伦堡的火炉 路易斯·德拉拉梅 著
207	拉布和他的朋友们 约翰·布朗 著
221	彼得·鲁格，失踪的人 威廉·奥斯汀 著





一个小男孩儿的星星梦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儿，他四处游荡闲逛，脑子里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有个姐姐，也是个小孩儿，是他形影不离的亲密伙伴。这两个小家伙常常一天到晚对什么都好奇，他们想知道花儿有多美；想知道天有多高有多蓝；想知道清澈的水有多深；他们想知道创造可爱世界的上帝有多么仁慈和多大的力量。

他们常常互相询问：“如果有那么一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死掉了，那么花儿，水，还有天空会悲伤吗？”他们相信，它们会难过的。因为他们认为，蓓蕾是花朵的孩子；玩闹着蹦跳下山的小溪是水的孩子；整夜在天空中捉迷藏的那些最小的亮点，一定是星星的孩子；当它们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玩伴——人类的孩子，它们肯定都会悲伤的。

每天晚上，在教堂尖顶附近，墓地的上空，就会有一颗闪亮的星星先于其他星星出现在夜空。在他们眼里，它比其他所有的星星都更大更美。每天晚上，他们都手拉手站在窗边守候着它。无论谁先看到那颗星星，都会大叫：“我看到星星啦！”而通常的情形是，他们一起喊出来，因为他们太熟悉它什么时候会升起，从哪里升起了。渐渐地，他们和那颗星星成了极其要好的朋友，每天就寝之前，他们总要向窗外再张望一眼，向星星道晚安；当他们转身准备入睡的时候，就会念上一句：“上帝保佑星星！”





可是，在那样幼小的年纪，哦，很小很小的年纪，小男孩的姐姐就枯萎憔悴了。她变得太虚弱了，已经不再可能夜里站在窗前，于是那个小男孩独自忧伤地望着窗外。每当他看到那颗星星，他会转过身对着床上那张苍白的面孔说道：“我看到星星了！”这时，一丝笑容会浮现在姐姐的脸上，她用微弱的声音答道：“上帝保佑我的弟弟和星星！”

不久，不幸的时刻来临了，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从此小男孩独自一人望着窗外；从此床上不再有那个面庞；从此墓地中多了一个从前没有过的小小的坟墓；从此每当他泪眼婆娑地望着那颗星星，星星便用无垠的光芒照耀着他。

如今，这些光芒是那样地明亮，似乎铺就了一条从人间通往天堂的金光大道。当小男孩孤独地睡在自己床上，他梦见了那颗星星，他梦见自己躺在床上，看见一队人在天使的引领下走上了那条金光大道。那颗星星敞开着，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呈现在他的面前，许多这样的天使在那里迎候他们。

所有这些在此等候的天使，用它们愉快的目光注视着那些被带到星星上来的人们。有些天使从他们站着的长长队列中出来，落到人们的脖子上，温柔地亲吻，然后和他们一起沿着光芒大道离开，他们在一起无比开心。小男孩躺在床上，高兴得哭了。

但有许多天使并没有和他们一起离开，其中有一张小男孩非常熟悉的面孔。那张曾经病恹恹地躺在床上的面孔，如今已变得容光焕发，光彩照人，然而他的确能够在天国所有的主人中找出他的姐姐。

他的天使姐姐在星星的入口处徘徊流连，问那位把人们带到彼岸来的天使长：“我的弟弟来了吗？”

天使长答道：“没有”。

她满怀希望地转身，准备离去，小男孩连忙伸出手臂喊道：“噢，姐姐，我在这儿呢！带我走吧！”于是她转头朝小男孩看去，含笑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然后，一切陷入了黑暗。星光在房间里闪耀。当他泪



眼婆娑地望着那颗星星，星星无垠的光芒照耀在他身上。

从那时以后，小男孩每次看到窗外那颗星星，如同看到自己大限来临时要回的家。他认为，自己不但属于尘世，也属于那颗星星，因为他的天使姐姐已经去了那里。

一个婴儿诞生了，小男孩添了一个弟弟。他还那么小，还从未说过一句话，便在床上伸开小胳膊小腿儿，死了。

小男孩又一次梦到了敞开的星星、成群的天使和一长列的人，一队队的天使用充满喜悦的目光注视着人们的面庞。

他的天使姐姐向天使长问道：“我的弟弟来了吗？”

天使长答道：“来了，但不是那个弟弟，而是另一个。”

当小男孩看到天使弟弟在天使姐姐的怀抱里，便喊道：“噢，姐姐，我在这儿呢！带我走吧！”于是她回过身来微笑着注视他。那颗星星在闪耀。

他渐渐长大，成了一个年轻人。一天，他正忙着伏案读书，一位老人走了进来，对他说道：“您的母亲去世了。我带来了她对自己心爱的儿子的祝福！”

夜里他再一次梦到了星星，以及从前梦里的天使和人群。

他的天使姐姐向天使长问道：“我的弟弟来了吗？”

天使长答道：“没有，你的妈妈来了！”

一声喜悦的惊呼响彻了星星的各个角落，因为妈妈又和自己的两个孩子重新团聚了。小男孩伸出双臂喊道：“哎，妈妈，姐姐，弟弟，我在这儿呢！带我走吧！”

他们答道：“现在还不行。”那颗星星在闪耀。

渐渐地，他步入中年，点点灰白慢慢爬上他的发际。一天，他心情沉重地坐在炉边的安乐椅上，涟涟泪水濡湿了他哀伤的面庞，这时，星星再一次打开了它的大门。

他的天使姐姐向天使长问道：“我的弟弟来了吗？”



天使长答道：“没有，但是他那没有出嫁的女儿来了。”

于是，这个曾经是小男孩的中年人看到了自己刚刚失去的女儿，一个天国中的生灵，在三位亲人中间。他说道：“我女儿的头依偎在我姐姐的胸前，她的胳膊环在我妈妈的脖子上，她的脚旁是那位婴儿前辈。我能够忍受和她的别离，赞美上帝！”

那颗星星在闪耀。

就这样小男孩成了一位年迈的老人，他那曾经光滑的面庞如今布满了皱纹，步履迟缓而无力，背也驼了。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他的孩子们围站在四周，他大喊了一声，就像很久很久以前那样：“我看见星星了！”

孩子们互相低语道：“他快不行了。”

他说道：“是的。年龄就像一件滑落的外衣马上就要离我而去了，我就要作为一个孩子走向那颗星星。哦，我的主啊，现在我要感谢您，感谢那颗星星常常开放，收留了那些等待我的亲人！”

那颗星星在闪耀；直到今天，它仍然闪耀在他的坟墓上方。



黑心兄弟

I

神奇的“宝山谷”

很久以前，在斯提利亚一个偏僻的山区里有一个非常美丽而且富饶的山谷，这个山谷四周全是陡峭的岩石山。这些岩石山的山顶常年被冰雪覆盖着，很多条急流从山顶泻下形成了瀑布。其中有一条是从西边顺着一座很高的山崖倾泻下来的，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山谷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变得很暗淡了，而阳光却仍然照在这条瀑布上，水流反射出金灿灿的阳光，看起来像是金色的沐浴。所以，周围的人都称它为金河。

可是，让人奇怪的是，山上有那么多条溪流，却没有一条流入这个山谷，它们全都从山的其他方位流到了山下，然后蜿蜒流进了辽阔的平原和人流熙攘的城市。

不过，即使在干旱和炎热的夏天，当周围其他乡村都快燃烧的时候，这个小山谷里却从来也没有缺少过雨水的滋润，因为山顶上经常会飘来带雨的云朵，这些云朵总是温柔地飘浮在山谷的上空，及时地向山谷中洒下雨水。

这里的庄稼长得特别好，草长得比别处的高，苹果长得比别处的红，





葡萄也长得比别处的大，酿的酒比别处的更浓，就连蜜蜂酿出的蜜都格外甜。所以，凡是来过这里的人，都会为这个山谷的美丽与富饶惊叹不已，后来大家便称这个山谷为“宝山谷”。

II

“宝山谷”里的三兄弟

这个富饶的小山谷是属于施瓦茨、汉斯和格卢克三兄弟的。

施瓦茨和汉斯是年长的两个哥哥，他们长得都很丑，眉毛又长又浓，眼睛也都是小小的有点呆滞，还总是半眯着。你总是无法把他们看透，但却又总觉得他们能把你看得透，所以凡是见到他们的人都会感到有点害怕。

他们是“宝山谷”中真正的主人，也是两个非常精明的农场主。在这个山谷中，凡是白吃白喝的东西都会被他们杀掉。他们射死画眉，因为它们会吃掉树上的果实；他们杀死刺猬，以免它们偷喝牛奶；他们还把蟋蟀都毒死了，因为它们会偷吃他们掉在厨房里的面包屑；他们用浓烟把蝉熏死，因为它们常常整个夏天都在树枝上吵叫个不停，吵到他们午睡。他们雇佣仆人为他们干活，但却从来不付给他们薪水，等仆人们实在是再也受不了这种压迫的时候，便去同那两兄弟理论，这时，这两兄弟就会理直气壮地把他们赶出门，一分钱也不给他们。

这样好的一个山谷农场，再加上这样一套“精明”的雇佣体制，兄弟俩不发财才怪呢。没过多久，他们就变成了这里最富有的农场主。

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把粮食都储藏起来，等到人们没有饭吃的时候，再以高出原来两倍的价格把那些粮食卖出去。在他们仓库的地板上堆满了金子，然而，却从来没有听说他们为慈善事业捐过一分钱或一块面包皮；他们从不去教堂，而且还总是为向教堂交纳什一税而不停地大发牢骚。总之，他们的性格非常凶残和粗暴，凡是与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都在



背地里称他们为“黑心二兄弟”。

然而最小的弟弟格卢克，却在长相或性格上与他那两位哥哥一点也不同。他还不到十二岁，非常地好看，长着一对蓝色的大眼睛。他也非常友善，对所有的人都很好。他非常不赞同哥哥们，当然啦，哥哥们也与他意见不和。

哥哥们经常欺负他。虽然他们家雇了很多仆人，但他还是得常常帮他那两位哥哥擦皮鞋、擦地板，有时也要洗盘子。他的哥哥们对他最好的时候，就是将吃剩下的好东西扔给他吃，而这样的待遇却是很少的。他经常会被他们毒打，在他的哥哥们看来，没有比揍人更好的教育方式了。

III

雨夜的奇怪来客

后来，这里迎来了一个多雨的夏季，由于雨下得太多而且太猛，这里便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洪灾。

田里堆的干草，还没有来得及入库，就全都被一场洪水冲进了大海；葡萄藤被冰雹打成了碎片；庄稼也都因为这多雨的天气而染上了枯萎病，死掉了。只有“宝山谷”里，一切像往常一样安然无恙。当其他地方天旱无雨的时候，这里雨水充足，如今，当别处大雨不断时，这里却风和日丽。灾民们纷纷来到“宝山谷”的农场来买粮食，但每个买完粮走的人嘴里都会不停地咒骂着黑心二兄弟。两兄弟将粮食以高出原来好几倍的价格卖给灾民，更可恶的是，他们甚至还从灾民那里任意索取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谁不愿意满足他们的话，他们就不把粮食卖给他。那些穷人，只能乞求兄弟俩施舍，他们却一点不理睬，任凭他们在自己家门口挨饿。

就这样冬天慢慢地来了，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有一天，“黑心二兄弟”出门去了，把最小的格卢克留下照看正在烤着的一块羊肉。和往常一样，





两个哥哥在出门前再三警告格卢克不准放任何人进来，更不许给任何人东西。外面还在下着大雨，所以厨房的墙壁很湿，都可以看到水沿着墙壁往下流，让人一看就觉得很不舒服。

格拉克紧紧地靠着火炉坐着，红红的火焰把他的小脸蛋也烤得通红的。他不停地把羊肉翻来转去，直到烤成黄褐色，那烤好的羊肉看起来美味极了。

看着这么好的羊肉，格卢克心想：“我的哥哥们从来不让别人一起吃，真是太可惜了！山谷外面的人连这么大的一块干面包都吃不到，而他们两个却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块羊肉，如果有人陪他俩一起吃这块羊肉的话，我相信，他俩的心肠是会慢慢变好的。”

正当他自言自语时，房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非常奇怪的声音，好像是一阵敲门声，然而那声音却特别的沉闷，好像门环被什么东西捆在了一起——根本不像是人敲门的声音，倒更像是风吹门的声音。

“这肯定是风，”格卢克心里想道，“这里没有人敢这样敲我们家的门，除非他不想要命了！”

可是，很明显这不是风！敲门声又传来了，这次声音变得更沉重了，而且还更加急促了，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样，那敲门的人好像一点也不担心这样急促地敲门会造成什么后果。

于是，格卢克赶忙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探出头，看到底是谁在敲门，只见一位老人正用力地敲着他家的大门。

那人身材非常矮小，身高大约只有四十多厘米，长相也很奇怪。格拉克敢肯定这个人不是这个山谷的居民，也不是这附近的村民，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或者可以说他从来也没有见过长得这么奇怪的人。

这位老绅士的鼻子很长，而且有点古铜色，更有意思的是，他那鼻子的末端向外延伸，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小军号似的。他的两个腮帮子又圆又红，就好像他一直都在用力地吹火，想要把即将熄灭的火吹旺，而且还是一直连续吹了好几十个小时。



他的眼睛又细又长，在他那长长的睫毛后面欢快地眨着。他的两撇小胡子在嘴的两边夸张地卷曲着，就像是在鼻子下面挂了两个开酒瓶用的螺丝刀一样。他的头发更奇怪，颜色是胡椒和盐混合在一起的奇特颜色，长长地披在肩上。

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圆锥形的帽子，那帽子高得出奇，几乎就跟他的身材差不多高，在那奇怪的帽子上还插着一条大约三尺多长的黑羽饰。

他紧身上衣的后部拖得长长的，比我们现在所说的“燕尾服”还要夸张许多。但是要是和他披的那件又黑又亮的大披风相比，他的这件小上衣就要短得多了。

要是在没有风的晴天里，这件披风对他来说肯定太长了，不过现在古屋外面正刮着大风，那件披风完全被大风吹得从他肩上飘了起来，那披风飘起的长度竟有他身高的四倍。

格卢克被这位老绅士奇怪的外表惊呆了，他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客人好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位老绅士又使劲地连着敲了几下门环，转过头来瞟了一眼他飞起的披风。这时，他看见了窗子里格卢克黄黄的小脑袋，惊讶地大张着嘴和眼睛。

“喂！”那位矮小的老绅士喊道，“你这可不是迎接客人的方式！难道你没有看到我都全身湿透了吗？快让我进去呀！”

说真的，他确实是全身上下都湿透了。他帽子上的羽毛重重地垂在他的两腿之间，就像是刚挨完打的小狗把尾巴夹在了两腿之间，而且伞一样地滴着水。雨水顺着他胡子的末端流进他上衣的口袋里，然后又流出来，就像水车上的水流那样。

“对不起，先生！”格卢克不好意思地说，“我很抱歉，可是我真的不能那样做。”

“不能怎样？”老绅士说。

“我不能让你进来，先生，真的不行。如果我放你进屋的话，我的两个哥哥回来后会打死我的。不过，先生，你有什么需要的吗？”

